

葵園校士錄

清嘉集二編七

卷上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陳希璧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趙德璽

何取於水也

趙德璽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張允翰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宋子聯

民到于今稱之

劉芹生

君子以文會友

劉邦霖

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邵樹聲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陳玉樹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熊鼎元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至

反求諸其身

龐桐

尊其瞻視

張兆鵬

孟子曰爲政不難

二章

不能使人巧

王兆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二章

劉宗淇

孟子致爲臣而歸

一章

蔣介然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 一章

潘化西

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陳張淦

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

陳張淦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一章

周 錢

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端木大鈞

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至文王也

秦匯生

子貢曰紂之不善 一章

姚敦杰

夫子加齊之卿相至如此則動心否乎

達彩昌

迭爲賓主

榮汝楫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 一章

王學淵

思天下惟羿爲愈已

蘇夢星

思天下惟羿爲愈已

張維周

三子者出<sub>至</sub>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張慶瑞

三子者出<sub>至</sub>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侯濟昌

伯夷隘 一節

趙紹生

可以取 六句

李啟岳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

孫榮先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陳希璧  
揚州府學

書難盡信爲戰國之藉口於書者警也夫戰國之士往往援書以自解而其禍愈烈轉不如無書而其患猶微也孟子因有激而言曰士君子讀古人書將以爲晰疑地也而不善讀之則求晰疑而愈以滋疑非古人真有可疑也第執古人之辭以自解而古人之心反不見而古人之迹轉可疑至於迹有可疑而附會其說者遂侈然居之不疑則不若竟無以晰疑之尙不至滋疑也已何則上古渾噩成風未聞有高文典冊之貽而人心自安於無事至後世聰明日啟智術所不能用者文字得而通之而穿鑿之後浸以支

離則天下因而多故矣中古典謨聿著亦祇紀鶡拜賡歌之畧而  
史官初不事繁文至後世風氣漸浮事迹所不必矜者史冊從而  
侈之而鋪張之餘務爲揚厲則大義愈以就湮矣然則書可盡信  
哉雖三代下無眞學問原賴茲金匱石室之藏將謂典籍可付銷  
沈則前聖人述作備明何以必爲柱下之遺而昭茲來許然六經  
內有僞文章不皆爲賢傳聖經之實苟泥章句以資佔畢則後聖  
人贊修刪定何以必爲名言之擇而無事拘牽奈何今之人盡信  
書乎亦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乎斯人之力皆有日趨於險之  
機默揣其縱橫捭闔之爲畧無所本而因假簡編之可據者以爲

生平憑藉之資以是而信書何啻誣書也甚至援一書而羣書皆爲之證旋且謂臣堯亦出於書矣又或謂割烹亦出於書矣更或謂食牛亦出於書矣卽一篇之依託而無端之謠諑環生則盡信書而諸書皆可誣轉不如不信書而諸書猶可考也吾能無浩歎哉晚近之文詞皆有求勝於前之勢欲顯其簡練揣摩之學自苦無從而陰擇古昔之傳疑者私爲一己挾持之具以是而信書實以壞書也於是竊古書而已書因以競出浸假而刑名之書成矣浸假而陰謀之書成矣浸假而讖緯之書成矣挾異術以爭鳴而古訓之精微愈隱則有書而僞書得以興轉不如無書而僞書從

可廢也吾能毋亟辨哉試卽武成一書言之而不能盡信之故可概見矣。

筆酣墨飽出色當行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趙德璽

甘泉

厯指鄙夫之心使與事君者慎觀其始也夫患得患失在鄙夫何足責聖人爲與事君者慮也故先爲遞揭之曰人第知小人狃安樂而君子於是。有憂患吾謂君子之憂患不在小人之狃安樂正。在小人之多憂患耳蓋小人者不遠露小人之迹深藏其心隨遇而遞變是不得不凜凜焉慎觀其始也鄙夫不可與事君何以知其爲鄙夫哉未與事君不知其爲鄙夫旣與事君而後知其爲鄙夫欲不與事君而又不能然則非預知其爲鄙夫不可矣試先觀於其未得之也其始在鄉里則以小廉曲謹者求先達之游揚初

若無富貴之圖而富貴實基於此其繼入仕途則以趨事奉公者  
希大臣之劄牘初未見夤緣之術而夤緣莫巧於斯其患得之如  
是誠使有識君子繩以聞人之律而燭其私發其邪慝之謀而屏  
之遠其未得之也終亦未得之耳奈何竟令得之也在與事君者  
方且謂瑣瑣者本無遠志耳彼之所願在乎得我遂其願而使之  
得彼何營焉亦謂庸庸者可聽吾命耳我之權可使之得我之權  
即可使之失彼何爲焉而不知其既得之後所患即又在失之也  
半生貧窶一旦幸值豐腴試追溯夫昔日之艱難愈覺其不可片  
刻處前患甫平後患旋起此固其勢之必然者也累世單寒我躬

幸能發跡則迴念夫先人之微賤愈不得不爲子孫謀患與生俱來不與生俱去此又其情之無已者也嗟乎希榮固寵小人固自率其常摘伏發奸君子豈好爲其刻而與事君者必慎觀其始胡爲者蓋一自患失之後其禍已不堪設想而有大不忍言者矣

眼高於頂筋細入骨是此題不能有一之作卻祇是書理爛熟醞釀出絕世文心



何取於水也

趙德璽 甘泉

不能以水自鑒者、宜不知聖人之旨也。夫孔子所取於水者、正徐子當取以自鑒者也。徐子不然、宜不知其何取耳。若曰：古人立一說、皆以爲後人之鑒也。而又恐後人莫喻其旨、往往取一至明且易者以爲言。此古人立說之常也。今獨不解夫仲尼之亟稱於水哉？水哉？仲尼何歎哉？人有今古、水無今古。今人所見爲水、猶古人所見爲水。人於水何分？人有知覺、水無知覺。以有知覺之人鑒無知覺之水、水於人何補？凡物有生初、卽有後起。水則始終同一水也。觀水者何所異？凡物有天定、卽有人爲水。則渾淪皆一水也。

論水者何所矜而仲尼竟有取於此水必得其主名而後顧而思其義統言之曰水是無名可指矣天下惟名之可驚者始足動人歆羨耳而仲尼獨取無名可指之水津津道之是何其言之淡而忘味耶水必顯然有跡而後可以大其觀虛言之曰水是無跡可憑矣天下惟跡之暴著者最足聳人神志耳而仲尼獨取無跡可憑之水泛泛論之是何其言之茫乎無據耶理之至變者近取諸身此萬殊歸一之說也而於水則不然一時見爲水易一時而仍然此水積歲月而莫窮其極是天下之不能速化者固莫水若矣何所見而取以炫奇也理之互證者遠取諸物此靜觀有得之說

也而於水又不然。前日見爲水。至後日而轉或無水。一俄頃而頓改其觀。是天下之不能自主者。又莫水若矣。何所恃而取以徵信也。樂水原智者之念而不必本此。以教人臨水澄達士之懷。要亦惟不言而自喻。仲尼亟稱若此。何取於水也。子其教我。

機勢活潑何減畫裏龍眠

